

三角帆



227
019

三角帆

边国政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刷 2插页 41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55·428 定价：1.20元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歌唱给我自己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3
我的歌唱给我自己.....	9
当我们面对党旗.....	14
你来了.....	20
渤海二号激起的浪花	
谁是刽子手.....	24
我恨.....	26
我们的名字叫希望.....	27
松.....	32
“更新”的春歌.....	36

第二辑 故乡的云

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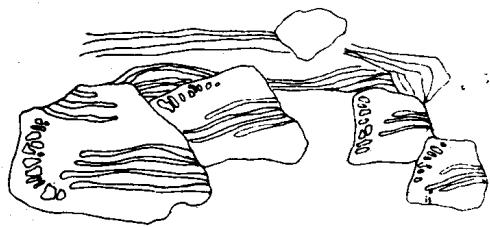
乡音	41
乡井	42
老屋	44
乡路	46
乡月	47
山里姑娘	48
我有了一盒彩色蜡笔	50
黎明的色彩	53
小潭	55
瀑布	56
琴弦	58

第三辑 1986, 风流世界

风流鸟：鸽子	60
风流树：橄榄	62
风流色：绿色	65
风流泪：灾祸	68
风流剧：遗弃	70

目录

风流梦：和平	73
风流病：肥胖	76
风流曲：阿门	80
马尼拉，两个女人	82
哈罗，美国	85
流星	87
地平线	89
你别无选择	91



第一辑：我的歌唱给我自己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脚手架，我的方格稿纸
在时间和空间的座标上
写，写着一代人的情思

我的稿纸与蓝天垂直
象一道巨大的光栅
把辽阔的背景透视
纵横切割的荧光屏上
滑过五千年颤动的历史
从我的老祖宗，从那个
蹲在树杈上的有巢氏
到守在青龙桥铁路旁
曾被推倒又被扶起的
那位日晒雨淋的工程师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沿着绵延两万里的城墙

历史

踩着孟姜女的哭声

与范喜良的血肉

砌筑的阶级，串起

无数寺庙、陵墓、官室

连同阿房宫的废墟

圆明园的遗址

——血泪斑驳的项链上

那些若明若暗的珠子

都曾在我的屏幕上显示

这一切都化入我的良知

不仅为了当代也为了后世

一只飞翔着的蜻蜓

胜过一百具恐龙化石

我的稿纸要铺向未来

用星星作结点

在蓝天编织

象巨手抖开的大网

网住海市蜃楼，让梦幻

变为抱在怀里的真实

我选择坚实的韵脚

用打桩机深埋二十米
背负层峦起伏的构思
让柱脚穿透地表的浮尘
鼠穴、和死海的流沙
穿透兵马俑、男女古尸
腐朽或未朽盘踞的隐患
直到未曾污染和老化的基石
我把思索反复推敲，象选矿
用火分开钢与渣，用力敲打
锤炼成钢筋，绑扎起来
用国标22号柔韧的铅丝
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
象盘虬的根，象网络
象气象图上扭弯的曲线
象月份牌上挤扁的日子
都藏在厚实的模板里
不知心者便无法得识

再裹上语言的混凝土
水泥、砂、砾石和卵石
用水作调料
作生命的浆汁
让风雨磨蚀的山峦
和烈日灸灭的湖海

在震荡中复活，复活
海的顽强、山的固执
这抗酸抗硷的肌肤，抱紧
经人造风沙打磨过的
钢铁的信念、意志

情感象血由心脏里流出
凝固成沉甸甸的红砖
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地迭
凝重中塞几缕淡淡的柔丝
为了寒暑交替和不测的震
被迫留几道含蓄的伸缩缝
以便可胀可缩、虚虚实实
未来，技术有了长足的进
再回头看这些陈迹，
人们免不了捧腹大笑
指点这道裂罅、嘲笑
这象砍破的嘴唇

打落了牙齿
然而，未来是未来
今天，这不是虚饰
太阳，高高悬照的太阳
是监督和验收的工程师
我甘愿将心灵向他坦露

他照耀我激荡的灵感
也洞悉每一毫隐私
他照亮我的眼睛
照亮经纬仪
线锤和标尺
也照亮大地展开的验收单
他将留下这样的签字
——屈伸合度，进退有节
棱角分明，横平竖直

对于雨雪冰霜、风雷电闪
这些批评家，我怎敢忽视
让他们针砭，我不回避
无论稿纸上的劳作
无论蓝图上的构思
让他们挑剔
让他们摇撼
让他们吹打
稿纸曾挂在唐山的废墟上
经过那些天崩地裂的日子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为了欢悦天下寒士
为了在公厕更衣的少女

为了无处度蜜月的夫妻
为了埋在沙丘下的城堡
为了丢失在勒勒车里的生日
为了通铺上挤扁了的梦
为了茅草风雨和窑洞的暗湿
我背上总感到重鞭抽打
当面对那些期待的凝视
于是，在脚手架上
我用脚和手追赶日子
脚手架直插云霄
这是我承天幅地的稿纸
在太阳踱步的方格上
我用血汗填写文字
把风骨热情韵脚筑为一体
润色，用补天剩下的五色石
我的诗将出版在大地上
以立体的形象——不用铅字

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
脚手架，我的方格稿纸
在地球的经线和纬线上
写，写出新中国的意志

1982年7月—8月

我的歌唱给我自己

——关于“表现自我”问题的争鸣

我的歌唱给我自己，
我唱自己心中的歌。
我不是唱片和磁带，
不是雕龙的回音壁，
不是弦管和鼓锣。

我的歌发于自己的心窝，
有糖有盐，有痛苦也有欢乐，
有渴望、追求、幻想和梦，
我唱，我之歌即人之歌。

我四肢完整、五官俱全，
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降生时没有祥瑞呈现，
母亲怀我的时候，据说

也不曾履大人迹或吞吃龙卵。

我一定不是妖魔转世，

也一定不是神仙下凡，

不是几千年产一个的物件。

且不说不能抗刀枪水火，

甚至躲不过天赐的流感。

我身高一米八，胸围八十三，

穿一号军服略显得肩宽——

但是肚子里肯定撑不开船。

小时候误吞了一粒纽扣，

险些儿把小命扔在医院。

嘴，不灵活，不会吞一半吐一半，

眼，不达观；不能睁一眼闭一眼。

有一说一，方则曰方，圆则说圆，

见仁见智，明就是明，暗就是暗。

从不担心会触发火山、引起大战。

我体温正常，神经也不错乱，

眼睛辨得清横竖黑白，

舌头分得出苦辣酸甜，

恨过。爱过。哭过。笑过。

至今，还剩些幽默感。

夏季着单，冬季着棉，
睆倦思床，饥饿想饭，
我也是每日三餐。
不敢说每饭当厨——
若妻先做了，我则洗碗。

若是有幸去一次饭店，
必排队买票、自己端碗，
不少付一两粮票一分钱，
烟酒也全是自家掏腰包，
没有谁分期分批地贡献。

有时到公园里散步，
没有人设置纠察线，
也无须把游人赶散，
走在身边的是孩子，
不是保镖和跟班。

我偶尔打个喷嚏，
既不是电讯的标题，
也算不上国家机密，
也没有谁幸灾乐祸，
也无人假作忧虑。
确实，我是个渺小的平庸之辈，

白天无愧无悔，夜里能安睡。
有怨则恼、喜则笑、忧则皱眉。
所求不多，只盼明日胜过今日。
胸无大志，没想过让行星脱轨。

我是个渺小的平庸之辈，
象沙漠里的一粒砂，
象煤层里的一块煤，
象森林里的一株树，
象水库里的一滴水。

我的歌轻得象一缕风。
——有了水才能滋润，
有了火才能温暖，
有了阳光才能茂盛，
有了闸门才能奋飞。
我听过沙漠里埋藏的歌，
我听过煤层里压抑的歌，
我听过森林里凋零的歌……
我听过水库里积郁的歌……
啊，那些歌听了让人心碎！

那些歌听了让人心碎，
我愿翻过的一页不再翻回。